【政情觀察】

反對派爭取什麼？

□楊 堅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親臨深圳，分別會晤特區行政長官、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以及主要商會和愛國愛港政治團體、社會團體代表之後，7月23日下午，18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表達欲在8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行政長官請示報告做決定前，與中央有關負責人會面反映政改意見的願望，有人甚至要求有關會面不止一次。對此，政務司司長原則上表示嘉許，用她在會面後見傳媒時的話來說，「泛民主派」態度是爲政改找出路，是大家的共同目標。但是，她同時申明有關安排有難度。

其實，今年4月中央有關部門邀請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訪問上海，已安排中央有關負責人與「泛民主派」議員專門座談特區政改。然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究竟多少個參加了上海行？又有幾人出席了那場特地安排的座談？

政局不因鼓噪「談判」而緩和

上海行後，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向沒有參加上海行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出邀請，願意聽取他（她）們關於政改的意見，大多數被邀請對象的反應又如何？

即使7月23日，不說同政務司司長會面情況，僅看會面後幾位反對派議員向傳媒所言，他（她）們的「誠意」仍停留3個月前——堅持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眞普選」，不放棄「公民提名」；警告中央必須對2017年不能普選行政長官將引發的後果負責。

張德江委員長在深圳重申中央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原則立場。反對派應當理解其主張同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背道而馳，不可能爲中央接受，不存在妥協餘地。所以，反對派吵吵嚷嚷欲在8月下旬前會晤中央有關負責人，甚至要求不止一次，既暴露他（她）們內心忐忑不安，也反映他（她）們缺乏政治基本素養。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7月23日傍晚見媒體時反覆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毋須在8月下旬就「拍板」。試問：如果民主黨不改變所謂「眞普選」的立場而返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那麼，全國人大常委會推遲「拍板」有何意義？

近一年半來，反對派以「佔中」運動和鼓吹「公民提名」爲手段，企圖逼迫中央接受所謂沒有篩選的「眞普選」，不過是他（她）們自以爲得計。張德江委員長在深圳重申，「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明確表示「佔中」不可能逼迫中央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退讓。反對派如果眞有誠意同中央有關負責人商談爲政改「破局」，就必須宣布結束「佔中」運動和放棄「公民提名」、「三軌方案」。

一方面，要求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晤談政改，一方面，堅持不可能爲中央所接受的要求，反對派連起碼的政治談判常識都不具備，甚至，他（她）們就連自己在爭取什麼都茫然。

成熟的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必須明白，政治理想必定與政治現實存在着差異，既必須不折不撓地爲理想而長期奮鬥，又必須從實際出發爭取一點一滴成就爲實現理想做鋪墊。請問：今天香港政壇有幾多那樣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哪一個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達至那樣的水平？

香港政治嚴峻形勢不會因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忽然鼓噪「談判」而些許緩和。頗爲諷刺的是，就在7月23日晚，距18位「泛民主派」議員搖「橄欖枝」後數小時，眞普聯、「佔領中環」、民陣、學聯等多個團體開會決定，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月下旬就政改的決定否定「公民提名」，他們就將合作採取非暴力抗爭，不排除提前實施「佔領中環」行動。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都是眞普聯成員，在短短數小時內，他（她）們不啻狠狠地刮了自己的臉！

眞愛港人士需借機反思

7月16日，民主黨領袖級人物張文光在《明報》A32「觀點」發表《七月風雲動地哀　於熱望處聽驚雷》，比較他之前同樣在《明報》發表的意氣豪邁儼然「眞普選」在望的文字，這一篇的基調是悲哀。他稱：「前路是一場悲劇：沒有普選，香港會更亂；有了普選，香港也會亂。」「沒有多少人想過，政改怎樣尋求共識？更少人冷靜思量，普選之後如何管治？」「這是一個沒有明天的城市。」

張文光文章將「建制派」同反對派扯在一起，稱兩個陣營均有上述同感，這是替反對派作掩飾。事實是，反對派正陷入從未有的幻滅。

張德江委員長在深圳指出，不是所有「泛民主派」都不愛國愛港。同樣的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過。張委員長重申中央這一原則性判斷，應當引起反對派政治人物深思。

在經歷徒勞的政治鬥爭之後，不能長時間處於幻滅狀態。眞愛香港的反對派人士，是深刻反思的時候了。即使2017年不能普選行政長官，即使香港政局出現動盪，即使香港金融經濟支付沉痛代價，即使香港民生受損，但是，只要香港居民從挫折中明白「一國兩制」眞諦，反對派中有人因爲覺醒而改變立場，那麼，香港必定「浴火重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有話要說】 政 正

肥佬黎爲何亂派錢？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大老闆，但不幸地你公司的業績每況愈下，那你該怎樣做？想必是千方百計扭虧爲盈，給予股東良好回報。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卻是一個異數，皆因他在集團業績不佳，已連續六年不派股息，今年還要宣布裁員「止血」情況下，近日卻被小股民向傳媒揭爆，他涉嫌在2012年4月至2014年6月短短2年多，向不同泛民政黨、團體及立法會議員等，合共捐款逾4,000萬元。此等怪異行爲實非正常人舉止，不禁令人懷疑：肥佬黎到底所爲何事？

從肥佬黎獲得美國軍方重量級人物引路「投資」緬甸一事可見黎智英捐錢端倪。什麼樣的商人可以得到美國國防部高層的引路、協助？當然不是普通商人！君不見，肥佬黎近年依靠山姆大叔作爲靠山四處斂財，從香港，到台灣，然後是緬甸，足可見他與美國有關部門絕不是一般的友好關係，這種信任和默契足以使得壹傳媒並非一家普通香港傳媒，而是山姆大叔在香港甚至遠東地區的一個重要的代辦點和代言人。這樣一間傳媒集團的老闆在公司危急關頭仍向泛民大手筆捐錢，能不令人懷疑他是受人指使的嗎？而這個幕後推手當然也就是爲他引路「投資」的美國了。

當然，這個世界上也有很多愛派錢的人，有的爲做善事，有的爲出風頭，目的各有不同。反觀平日極愛出風頭、經常現身自己的旗下的電視節目維持曝光率的黎智英，捐了那麼多的錢，卻是像個委屈的小媳婦，一聲不哼，若非這次有小股東爆料，其鼎力支持香港民主「偉績」恐怕也不會有人知道，這豈不令人稱奇？在捐款泛民一事上如此鬼祟遮掩，說是沒有暗藏不能見光的骯髒交易，還有人信嗎？

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黎智英大有寧願傾家蕩產、眼見壹傳媒集團倒閉也要捐錢給泛民之勢，其異常舉動從股民大量披露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種種可能：一是黎智英欲透過捐款予不同泛民團體，作爲泛民幕後黑手在香港興風作浪，代表山姆大叔在香港做一些他們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如烏克蘭、伊拉克等地方慣常所做的事情。二是，捐款根本不是黎智英本人的，而是一如外界所講是來自以美國爲首的境外勢力，故黎智英才會捐出去也毫不肉痛。又或是這些捐款作爲一種政治籌碼，換來的是山姆大叔爲其斂財開路、爲他引路到各地「投資」。當然，還有最後一種可能，那就是黎智英眞的發癲了！

【指點香江】

放棄「公提」綑綁才有出路

□陳光南

距離8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政改決定還有五個星期，反對派的出路只有兩個：第一，放棄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案。第二，放棄立法會的反對派政黨捆綁在一起的策略。反對派不吃敬酒，不願意和中聯辦主任對話，一意孤行「佔領中環」，必然會和主流民意作對抗，將會輸得更慘。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討論政改，要求在8月底人大常委會就政改報告作出決定前，與中央官員會面。

民協馮檢基則於會後表示，他們曾要求特區政府向中央提交政改的補充意見，把反對派的「公民提名」視爲主流民意，但遭林鄭月娥拒絕。民主黨劉慧卿表示，如果今次政改未能處理好，社會將有很大反彈，故他們希望人大常委會毋須在8月底拍板，最好延長到10月份才作決定，好讓各方面冷靜及多聽意見。

公民黨湯家驊日前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泛民與中央就政改談判，閉門會議是合適與必須的，密室談判並非壞事。他認爲，環顧全世界，很多重大決定都是透過閉門會議，定立良好的談判條件才可達成共識。但是，反對派主流意見卻認爲要設立談判的前提，並且要公開與中央官員會見的所有訊息。

堅持公提　對話無望

實際上，反對派的立場並沒有改變，眞普選聯盟與「佔中」發起人、民陣及學界團體開會後表示，若人大8月開會決定否決「公民提名」，可能會發起非暴力抗爭回應。

看來，反對派已經捆綁起來，堅持「公民提名」的方案，並且以篤數「78萬人進行公民投票」作爲籌碼，這樣一來，反對派與中央官員進行溝通對話是沒有希望的。他們若果眞正要創造和中央官員對話的條件，就必須要放棄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圍繞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提委會提出決定參選人的方案、提委會通過民主程序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辦法、候選人的人數等問題提出意見，和中央官員交流才有意義。

當前，反對派提出了「佔領中環」作爲要挾中央政府的籌碼，企圖迫使中央政府讓步，是不可能得逞的。人大常委會將會在8月下旬，決定政改方案的主要框架和主要核心元素，回應特區政府的政改報告。反對派說，現在距離8月底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只有五個星期時間，希望人大常委會推遲到10月底才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法制框架和核心元素作出決定，這個要求，也是缺乏合理的根據。

從今年4月開始，中央政府就安排了上海之行，並且安排反對派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進行對話，反對派卻爲對話進行設置了許多障礙條件，包括他們不會進入中聯辦的大廈進行交流，他們要求對話時公開進行，並且允許他們進行錄影，向公衆交代對話的內容，他們又反對分期分批地會見不同的政黨和人物，一直拖延和浪費時間，以爲拖延到七月份，等候到了6月29日公布所謂公民投票的78萬人次和7月1日遊行的51萬數字，就可以迫使中央作出讓步。本來反對派和中央政府有足夠的討論時間。由於反對派拖延和浪費時間，所以他們要對設立對話的前提負責，要對破壞對話的機制負責。

反對派威脅說，他們會提早「佔領中環」，還威脅說「將來香港變得無法管治」，這樣只會使得香港陷入非法的暴力對抗的局面，癱瘓了香港的經濟運作，損害了700萬人的利益，最後的結果，反對派將會變得更加孤立無援。

到現在爲止，民主黨仍然陷入了被綁架的泥沼之中，仍然堅持「公民提名」的方案，這對反對派原來的兩條腿走路的方案來說，這是最愚蠢的方案。因爲他們已經離開了基本法作爲依據的方案，奠定了以違憲的方案爲主導，一切都變得很難轉彎。如果說，他們一直維持着最初的一批人唱紅面，一批人唱白面的策略，他們就主動得多，現在全部押注在「公民提名」的方案，變得難以轉彎。他們要解決的，就是民主黨如何下台階的問題。最近的黎智英通過黑金政治，以一千萬元的捐款控制了民主黨的內幕已經曝光，反映出民主黨突然要改變初衷——不贊成公民提名方案的眞正原因。

切割黑金　重返正途

黑金政治的捐款，反映了沒有經過選舉授權的政治壟斷者，凌駕了選舉，一個人壟斷了香港政制的發展方向的權力，製造了虛假的民意，否決了香港的主流民意。黑金政治其實是寡頭政治，外國勢力控制的政治，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踐踏了700萬人當家作主的權利。黎智英的金錢與美國中情局大有關係，無論是「佔領中環」或者是「公民提名」方案，其實是美國介入香港事務、操縱香港未來的政改方案的手段。正因爲如此，中央政府爲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更加不會讓步。

現在球在反對派的一邊，他們的出路只有兩個：第一，放棄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案。第二，放棄立法會的反對派政黨捆綁在一起的策略。民主黨應該恢復自己原來政改的立場。如何下台階，溫和派要有道德的勇氣，要和外國勢力的黑金政治，堅決地劃清界線。

未來還有五個星期，反對派不吃敬酒，不願意和中聯辦主任對話，一定要付出代價。佔領中環，必然要和主流民意作出對抗。反對派將會輸盡了道理，也算盡了民意。他們的鬥爭手段越激烈，他們的失敗越慘。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港事港心】 文滿林

前線執法警員值得欽佩

日前，前警務處處長李明逵也忍不住爲反對派「預演佔中」堵塞交通要道進行清場，卻被反對派誣告「暴力」清場使用過度武力而慨嘆和不平。明明是反對派刻意「瞓」在馬路嚴重堵塞交通的違法行爲，警方在多番勸喻無效之後才採取非常低度的做法，逐個把他們抬上警車，根本沒有使用過武力。此事若擺在回歸前港英管治時期，警方所取用的清場手法就肯定不會如此斯文。早已用上水炮或警棍手銬甚至使用催淚彈。那些「瞓」在馬路的人不被警棍打到頭穿血流才怪。同樣，我們不妨看看西方一些國家面對如此違法堵塞交通事件的處理手法的新聞片段就可知道，比較一下，香港警方所用的四人抬一違法者的斯文「累贅」方法根本不能相比，可稱上全世界最文明最斯文「客氣」的做法了。然而，反對派依然以此來「屈」前線執法人員，誣告他們使用過度武力，夫復何言。

導致回歸後前線執法警務人員屢屢受罵受辱，違法的示威者仲「惡」過執法警員，每次示威都例必失控和衝擊事件，警務人員在執法時受到諸多「掣肘」和「禁忌」，究其原因，就是因爲那些所謂人權組織以及那些反對派政客、狀棍及那些反中亂港爛果日報不無關係，助長示威者蓄意違法和對執法人員進行挑釁辱罵的動力，他們動不動就誣告執法警員警權過大，侵犯人權。違法者被拉被控，那些狀棍就免費爲他們打官司告警方。違法者變了原告，執法警員卻變了被告。如是者，令到那些違法示威者有恃無恐，有個「免死」金牌一樣，天馬行空肆無忌憚。

故回歸後的示威越來越多，越來越政治化，越來越亂和失控，越來越違法。而前線的執法警員則越來越受辱受衝擊，挑釁和壓力越來越大。每次被上級派往前線的執法警務人員都備受考驗和衝擊。面對如狼似虎粗暴的示威者推撞付出巨大氣力還是其次，稍一不慎碰到那些示威者受到指責和誣告被「屈」才是最大要害。據一些前線警員說，他們寧願去捉賊與搶匪槍戰駁火或周街行咪，上山落海救人搶險，就不願被派去反對派所搞的遊行示威維持秩序。前線警員大吐苦水感受前所未有壓力那是可想而知的，只要市民稍爲在電視機前看看每一次反對派所發起的示威遊行所爆發的暴力事件就可領略得到前線警務人員的辛苦和壓力。然警務人員若想避免被派去維持反對派所發起的示威遊行的機會卻不多，因爲這種示威無日無之。粗略估計動用全港警務人員應付反對派所發起的示威遊行的警力比例相當大，動用的資源更不在話下。

作爲市民，我們最感嘆和不憤的不是政府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消耗，而是前線執法警務人員的無比付出和精神壓力。爲了香港社會治安和秩序，爲了廣大市民安居樂業，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全港七百萬市民由衷的敬佩。

作者為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宏觀微觀】

簽名「反佔中」運動展現眞正民意

□曾淵滄

長期以來，香港反對派都自以爲獲得絕大多數民意支持，往往挾其所謂「民意」來威逼政府做各種各樣的讓步。實際上，香港民間，眞正大多數是沉默的大多數，這群人平日各自爲生活奔波，不喜歡政治表演，也因此很少公開爲政治事件表態。這群人中，有一部分甚至連當個選民也沒興趣，選民冊沒他們的名字，有些人當了選民卻不去投票。是的，生活過得去，對政府沒有多大的不滿，表什麼態？也因爲沉默的大多數不出聲，因此，少數但大聲的反對派聲音被誤解爲大多數聲音。

七一遊行人數年年造假

還有，反對派更加嚴重的問題是自己欺騙自己，誇大所謂反對的聲音，每年七一遊行，反對派總是把遊行人數誇大好幾倍。這種誇大年年都搞，年年誇大的結果是不少反對派中人都自己「相信」了這些數字，天天以這些數字向政府施壓。實際上，政府怎麼會被反對派誇大的數字所嚇倒？政府很自然地也有充足的把握掌握眞正的人數。反對派誇大遊行人數的行爲也使反對派發生內訌。屬於反對派陣營，專門做民意調查的港大鍾庭耀也公開指斥反對派年年以倍數誇大七一遊行人數。今年，根據鍾庭耀的計算，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僅十幾萬。但是，發起七一遊行的民陣則堅稱有51萬，一些更離譜的反對派支持者說，他們憑感覺認爲參與遊行的人數高達70萬人。遊行人數是靠感覺得來？實際上，這個遊行過程肯定是有被攝錄下來，政府若想拆穿反對派的謊言，只需要公開這些攝錄下來的影片，讓人們可以慢慢地重播，仔細地點算人數。

除了遊行人數造假，反對派更創造了一場所謂的全民電子公投及親身到他們所設的票站投票。票站投票不易造假，反對派也只好承認多日的票站投票，參與者僅數萬人。但是，網上投票加上票站投票的人數竟然被誇大爲79萬人，所謂網上投票，任何人只要輸一組類似身份證的號碼與字母就可以參與投票，公投網站是完全不可能檢查得出這個參與投票的「人」是否眞的存在，反對派中一些激進分子，什麼古怪的壞事不會做？他們會在立法會裡的電梯做手腳，阻止立法會議員開會，他們會刻意開門放示威者衝入立法會，這些做假專家想創造所謂的公投人數破記錄是易如反掌的，只要寫個電腦程式就可以任意創造出無數的「人」，79萬「人」不夠，379萬「人」也一樣可以創造出來。

很可憐，反對派就是如此自己欺騙自己，使自己感覺良好，互相鼓勵，結果是越走越激進。一些原本溫和的反對派終於也被這些虛假的民意所嚇倒，從溫和的立場變成激進的立場，被激進反對派拉着鼻子走。

沉默大多數已忍無可忍

反對派越走越激進的結果是香港人數最多的沉默大多數終於不再沉默。一心一意要破壞香港繁榮，破壞香港經濟的「佔中」行爲，終於引起沉默大多數的人發出自己的聲音，堅決地反對這種「佔中」行爲。短短的八天，反佔中的簽名行動突破了80萬人大關，這80萬人無花無假，簽名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證才可以簽名，這遠比虛假的網上的所謂公投的79萬人多，反對派的眞實票站的所謂投票人數僅區區數萬人，與這80萬眞實的、出示身份證的反佔中簽名相比，誰是眞正的大多數、民意站在那一邊，這是很清楚的。

反對派爲了自己安慰自己，於是創造了許多所謂的投訴、創造出一些所謂的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投訴者，投訴自己是被上司逼着簽名。若眞是佔中「死士」，那會被迫簽名。可見，聲稱人數將會非常多的「佔中」行動，眞正支持者能有多少？

現在，反對派中的一些激進分子已經忍耐不住了，他們公開在報章撰文批評「佔中三子」一拖再拖，至今仍未發動「佔中」行動，爲什麼「佔中三子」至今仍然不搞眞正的「佔中」行動，只有一群入世未深的學生搞了一場「佔中」預演的鬧劇。我相信眞正的原因是「佔中三子」心裡明白，眞正願意犯法，參與「佔中」的人數很有限，「佔中三子」很清楚地知道，所謂51萬人的遊行是假的數字，所謂79萬人網上投票也是假的數字。心中無底，也只好不斷地以「佔中」爲籌碼來進行所謂的博弈，這些讀博弈論不精的人根本不知道，激進反對派的行爲已經引起香港沉默大多數站出來發聲，反對「佔中」。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